

目 录

西藏地方政府要政见闻·····拉乌达热·土丹旦达 遗作	(1)
关于九世班禅的灵柩从青海玉树迎往后藏 扎什伦布寺的经过·····诺章·吾坚	(20)
色新巴家族简史·····色新·洛桑顿珠	(26)
萨迦政府与加莫查仓家庭之间的 土地纠纷·····加莫查仓·诺桑	(43)
关于哲蚌寺铁棒喇嘛的由来及其 职权·····洛桑彭措	(53)
西藏妇女第一次赴京参观团·····唐麦·贡觉白姆	(63)
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的 情况·····格杰巴·丹增多吉	(66)
解放前后三十九族地区之发展变化·····扎 瓦	(71)
夏尔巴头人被捕入狱的真实情况·····龙夏·吾坚多吉	(79)
阿里地区部分传统集市贸易见闻·····洛卓曲金	(81)
我就任布达拉宫朗杰扎仓第巴赤巴纪实·····穷 乃	(84)
噶甲占纳率赫卓雪部队战败格结日部落之 情况·····格桑扎西 口述、尼达 执笔	(90)
十八军印象记·····曲 央	(100)
色杰扎仓堪布阿旺嘉措经昌都地区逃跑的 原因及经过·····白巴·都堆曲金	(107)

西藏地方政府要政见闻

拉乌达热·土丹旦达 遗作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

至尊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旦加措，于藏历十五绕迥木羊年（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3年）18岁亲政至十六绕迥水鸡年（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十月止，善扶政教社稷37载。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御医为堪穷·钦绕诺布。平时，由其徒弟多扎寺僧伽医算专家强巴和拉鲁村次旺二人常住罗布林卡为佛座号脉献药，精心服侍。1933年某日，达赖喇嘛就医算之疑难问及御医钦绕诺布院长（藏医院院长）时，院长未能及时答出，言称待查医书后稟告。达赖喇嘛油然而气，云将学问束之高阁，不能用于实践，留其何用！随即命寝宫侍卫官传令，撤掉钦绕诺布的御医职务，保留五品医算总管一职，令其专门从事藏医院医学星算的教学工作。

某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召唤藏医院学员拉鲁村的次旺于寝宫，赐予护身结、加持物以及白银三品，让其用功自学，钻研医术，暂不必前来号脉拿药，听候调用。达赖喇嘛的保健工作暂由藏医院学员、具有高超医术的强巴担任。

水鸡年藏历十月十五日左右，十三世达赖喇嘛身患感冒，医生强巴号脉后给了药。十月二十日，上密院众僧伽按惯例前来“冬朝”，达赖喇嘛接受朝拜并摩顶祝福。十月二十五日，下密院众僧伽前来参加“二五朝拜会”，达赖喇嘛因日前疲劳过度，未能到

会，只好按例迎请佛衣模拟朝拜。

十月二十七日，达赖喇嘛病情日益严重，作为内侍官的土登贡培竟然未及时向司伦和噶厦报告。当布达拉宫财务局值班五品官羌钦·土登夏佳将此情禀报噶厦后，首席噶伦·格顿曲塔、噶伦·赤门·诺布旺堆、噶伦·朗穷巴等人立即约同卸任甘丹寺法主强巴曲扎去罗布林卡坚色颇章宫西侧之寝宫念经祈祷，遭内侍官土登贡培拒绝，未能进入，无奈返回。

十月二十八日，内侍官土登贡培着布达拉宫财务局五品官土登夏佳邀请乃穹神汉，让其于次日前来佛座前简易降神。乃穹神汉洛桑索南向手下的喇嘛秘密叮咛带上藏药“祛感英雄十四味”，于二十九日前来罗布林卡达赖喇嘛卧室，随即作发神状，喊道：

“敬服‘祛感英雄十四味’”。在旁的达赖喇嘛保健医生强巴应道：“这里没有此药。”神汉接着说：“我的佣人有此药。”然后从佣人所带的布袋里取出“祛感英雄十四味”，让达赖喇嘛服下。达赖喇嘛服下此药后，竟然丧失说话能力。达赖的保健医生立即走向神汉的佣人处厉声说道：“刚才让佛座服下的药绝对不是‘祛感英雄十四味！’”佣人惊奇地答道：“啊？那怎么得了！”

十月三十日，噶厦政府成员和所有僧俗官员除集中在布达拉宫释迦牟尼佛前磕头念经、祈祷佛祖保佑外，一筹莫展，毫无任何办法。就这样，十三世达赖喇嘛土旦加措于当晚10时左右圆寂于罗布林卡坚色颇章宫西侧的齐美却且卧室。直到此时，内侍官土登贡培才不得不将这一情况向司伦和噶厦政府报告。

藏历十一月一日，司伦、噶厦成员、三大寺堪布执事以及所有僧俗官员在罗布林卡坚色颇章宫集会，决定向全藏宣布这一噩耗，并要求西藏所有城镇乡村居民一律身着孝服。寺庙一律将胜利幢取下，市民也将各自屋顶上的经幡降下，以表哀悼。会上，三大寺的堪布执事、全体僧俗公职人员对达赖喇嘛患病期间未能组织有效的诵经禳灾活动表示强烈不满，他们纷纷大声哭喊说：

“穿黄色锦衣的这伙饭桶们，平素只知道饱肥私囊，除此什么事也干不了！”等等，对司伦和噶厦成员进行了直接和公开的抨击。

十一月四日，将达赖遗体从卧室转移到坚色颇章宫大殿的宝座下，让公职人员瞻仰，所有僧俗官员嚎啕大哭，无限悲痛。当拉萨市民前来与遗体告别时，许多老太太、老爷爷泣不成声，悲痛欲绝，有的昏倒在地，被大卓尼和侍卫官搀扶起来，安慰一阵后送出殿外。

司伦和噶厦政府开始举行祭奠活动。司伦·朗顿·贡噶旺秋向西藏地方政府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公觉琼乃和曲沛土登致电，让其向国民党中央禀报达赖喇嘛圆寂之事。国民党中央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专电向朗顿·贡噶旺秋本人和全藏僧俗民众表示慰问，告之将派要员入藏致祭。

关于施政方针之争

向达赖喇嘛的遗体告别活动结束后，立即在坚色颇章宫大殿里召开了全藏代表大会。会议主持人是大喇嘛洛追加措、钦绕旺秋、然巴·土登贡钦、欧歇·土登贡青、仔本缀噶娃、西林公子和哲玉等。根据他们的提议，司伦朗顿·贡噶旺秋首先讲话。他提出鉴于今后祭奠活动、寻找灵童、执掌政教大业等重担落肩，我一人恐难以胜任，要求推选1名助手辅佐。并将在达赖喇嘛患病期间，因不了解情况未能及时组织诵经禳灾活动，以及此后他本人和噶厦成员召请卸任甘丹台主强巴曲扎前往罗布林卡准备祈祷念经而遭拒绝，及达赖喇嘛圆寂后立即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致电禀报等事项，一一作了汇报。当场三大寺的堪布执事等一部分人表示，西藏是政教合一的圣地，理应有一位受朝拜、施灌顶仪轨的活佛。在

讨论究竟推选谁最为适合人选时，四品官噶雪巴·曲吉尼玛说：

“原达赖喇嘛的心腹人(指土登贡培)是现成的助理，我们拥护，不用再选别人。”紧接着江乐金·索朗杰布公子说：“我同意这一人选。如果另外选一个连自己的鼻涕也擦不干净的小喇嘛扶上宝座，宝座之下的所谓札萨、管家全是一群只会大口吸鼻烟的废物，根本无任何经验，何以执掌噶丹颇章的政教大权？！不如让刚才提出的人选担任最为妥当。”但僧官们趋向三大寺的意见，要求选派一名僧职助理，于是两种意见争执不休，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后在大卓尼的鼓动下，所有僧官退出会场，集中到坚林宫阳台上单独商讨僧职助理的提名，大家一致认为应推举一名活佛来担任代理藏王。这时彭雪公子次旦旺杰等11名俗官来到坚林宫阳台上，表示赞成僧官们所提的建议，最好选1名活佛担任代理藏王。于是所有大小僧官和11名俗官签名的意见书呈送于大会主持人。三大寺的堪布执事们还口头强调推选一名活佛为代理藏王的重要意义。这时所有僧俗官员分为三派：倾向于推选土登贡培的20余人为一派；完全倾向于僧官的为一派；绝大多数保持中立的为一派。

内侍官土登贡培将达赖喇嘛所有卧室的钥匙交出后，跑到司伦和噶伦办公处对他们指手划脚，态度仍然十分傲慢，激起了全藏代表会议多数成员的强烈不满，成为他此后被逮捕和判逐的直接原因之一。

藏历铁羊年(公元1931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世时，内侍官土登贡培将一批尚未担任地方政府官员的年轻贵族少爷、大商子弟以及拉萨富裕人家的男青年组建成一支千余人的所谓第二藏军

“富户军营”的军队，集中在拉萨北郊折吉营盘进行军事训练。这支过去曾深受达赖喇嘛重视和信任的军队，现在看到他们的靠山内侍官土登贡培即将倾覆，大势已去，其中一部分官兵利用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的机会，脱去军装闯入罗布林卡噶厦办事处诉说大

家都是被强制参加军队的，要求解散“富户军营”，放回家中。司伦和噶厦研究后决定，这将是直接削弱内侍官土登贡培势力的一个良好机会，可沉重打击土登贡培的嚣张气焰，故予解散。

内侍官土登贡培等被逮捕

全藏代表会议在达赖喇嘛寝宫的走廊里开会，传讯内侍官土登贡培到场，令其招供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生病时，对司伦和噶厦负责人密而不报病情，致使政府主要负责人都一无所知。幸布达拉宫总务处司库羌钦·土旦夏佳报信，司伦和政府主要负责人立即宣召卸任甘丹寺法主强巴曲扎一同去罗布林卡探视佛座病情，兴诵经活动，然又被其拒绝，不准进入，致使对佛座祈祷长寿的诵经会一次也未能举行便圆寂升天，使全体僧俗民众陷入十分沉痛和黑暗之中等罪行，土登贡培罪恶滔天，于法难容，非彻底招供，以法惩治，不足以平民愤！但内侍官土登贡培态度十分顽固，不仅不脱帽躬身承认罪行，反而巧言辩解说：“当佛座从玻璃窗看到甘丹寺卸任法主和噶厦几位负责人前来卧室时，立即指示我‘不要让穿黄缎子的那些人进来，把他们送走！’所以我未让大家进去。至于未向司伦和噶厦负责人报告病情，是因为我希望佛座的病情能逐渐好转，暂不要惊动大家。说及未给佛座念祈祷经一节，请问，过去布置给你们们的诵经活动是否全都进行了？”态度依然十分强硬。这时负责外加念经活动的译仓管家僧官土登旺秋（后任台吉）站起身来，走到土登贡培跟前说，根据诵经簿上的安排，我们一一遵行无误。语言激昂，两手在土登贡培的眼前拍打挥舞，表现了十分恼怒的样子。接着会议主持人说：“今天在这这样严肃的会议上，你土登贡培态度十分傲慢，不仅不躬身脱帽，而且不愿如实招供，毫无认错之意，不知你有何后台。今晚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彻底招供！”旋着土登贡培回去。

土登贡培出门以后，三大寺的堪布执事等纷纷提议说：“土登贡培无视大会威严，正如谚语所说‘风往那边吹，草往这边倒’，根本没有认错的样子，肯定他还有什么仗恃！既然如此，非将他逮捕惩治不可！”对这一建议除个别人低头不语外，绝大部分人都纷纷表示一定要严惩他。

第二天全藏代表大会继续开会。会议命令第一藏兵团警卫营营长恰巴公子旺青越拉率领25名藏军，将土登贡培逮捕解押会场，让其跪在地上。搜身时发现十三世达赖喇嘛生前用的念珠用缎子包裹着揣在怀中，还有几个护身符等物，便尽行没收。

审讯开始，问土登贡培是否愿意供认罪行？此时土登贡培前些日子那种目中无人的傲慢态度早已不复存在，连连给大家磕头作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并求大家念及过去曾竭尽全力侍奉达赖喇嘛，效过犬马之劳，望以慈悲之心，乞请免其一死。会议主持人宣布以后继续审讯，至于是否免其一死，要看其态度如何。说完将土登贡培关进布达拉宫“夏钦角”监狱。

随即，将在罗布林卡的土登贡培的父亲逮捕，派僧官阿旺桑旦和一名俗官（姓名记不清）查封其在尼木地方的私人庄园。将平时依仗土登贡培权势，欺压别人的一名亲戚色拉寺“且”僧院的司库查穷、马厩清扫员热杰、拉萨郊区法院的小管家阿旺等一伙先后逮捕，关进牢房，并派法院管家僧官塔青、奴马、穆霞和我等6人，把住在加热林卡里的热杰住家查封。然后将住在藏热地方的色拉寺“且”僧院的司库查穷的一处租来的庄园和小管家阿旺的郭仓庄园查封。

乃穹神汉罗桑索朗被撤销其大喇嘛职务，派人将其房产查封，令第一藏兵团团长帕拉·多吉旺秋负责拍卖其所有家产财物。

对达赖喇嘛的医生强巴，就其曾开过何种药物，为何不及时向司伦和噶厦报告病情等进行了审讯。医生强巴叙述了乃穹神汉

亲手向达赖喇嘛口中灌服藏药“祛感英雄十四味”，以及未经内侍官土登贡培的允许不得外出，故未向司伦和噶厦汇报等事情。会议最后决定，没收强巴的所有财产，暂押布达拉宫“夏钦角”监狱，听候处理。

全藏代表会议负责人扩大会议最后裁决并报噶厦转呈司伦·朗顿批准，将土登贡培流放工布则岗宗（今林芝专区林芝县境内）属下，将御医强巴流放到加查宗（现山南加查县）属下。其他如土登贡培的父亲、司库查穷、小管家阿旺、乃穹神汉罗桑索南等也被流放。土登贡培集团被流放那天，正遇年终二九日送鬼节，全拉萨市民和各寺庙除魔送鬼，庆贺土登贡培集团的倒台，群众高喊：“让所有魔鬼和灾祸跟着他们一起去吧！”

多年以后，卸任御医堪穷·钦绕诺布谈起强巴医生被流放一事时，曾对我讲：“至尊十三世将我革职的初期，我感到十分痛苦和遗憾。但如果没有当初的这一决定，我肯定也遭流放，那就没有今天的我，也不会有今天的藏医院了。至尊十三世审度三时，卓有远见，实际上是保护了我，才使我在藏医院的医学发展、天文星算，以及占卜算术等方面，为僧俗民众作出一点贡献。想起这些，才感到至尊十三世对我个人和藏医院真是恩重如山啊！”说到这里，老院长双手合十，举过额头，流下激动的泪水。

热振呼图克图被举为摄政王

半扩大的全藏僧俗民众代表会议提出要在热振·呼图克图·土登坚贝益西丹白坚赞、甘丹赤巴·益西旺旦、普布却活佛强巴士登楚臣三人中推选一名为摄政王。经在布达拉宫观音菩萨佛前金瓶拈签，决定热振最为合适，于是决定派专人从藏北热振寺将热振请到拉萨，就任西藏政教大业摄政王，藏王朗顿·贡噶旺秋辅佐。

1934年（藏历木狗年）新年开始，热振呼图克图登位，与藏王朗顿·贡噶旺秋共同掌管全藏政教大业。这时，以藏军司令顾问孜本龙夏·多吉次杰为首，成立了一个反政府组织，伺机政变，企图推翻政府。家住在色新地方的僧官土登格列，以筹建十三世灵塔、尽快找到达赖灵童、维护政教不致衰败、造福百姓为名，发起向掌权阶层请愿的签名运动。他在路旁叫住去上“早朝”的80多名僧官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我也是其中之一。

一日，凡是在请愿书上签了名的僧官召开会议，僧官杰卡昂巴、曼日娃、禅屯等3人走进会场，说：“僧官们对雪域政教的正义事业如此关心，我们深表敬佩。我等23名僧官与各位志同道合，今天以代表身份前来参加会议。现政府的一切举止颇为不公，尤以官职分配不公为甚。今后僧官要与俗官一样享受赐封庄园的权利。现掌握实权的4名噶伦中，仅只1名僧官，今后应增加1名噶伦喇嘛。噶厦政府中，噶伦赤门·诺布旺杰办事极不妥贴，建议两位藏王考虑罢免其职务”等等。

僧官洛桑扎西说：“我们这一批僧官的任命均由‘译仓’（管理僧官的最高机构）定夺，无关于噶厦。噶伦赤门·诺布旺杰办事公道与否，我们僧官无事实根据。”会议上僧俗官员相互指责，争吵不已，最后形成以僧官土登格列为首的一派，对提出办事不公持否定态度的为另一派，还有一批人持中立态度。我当时属于持否定态度的一派。

后来这批僧俗官员开会，共同起草了一份奏文，明确写明西藏的政治大权操纵在少数几个人手中，办事极为不公，要噶厦改组。我当时被推举为呈禀奏书的代表之一，因我和赤门·诺布旺杰的儿子赤门·索南诺布是“草官”同事，故当晚便去赤门·索南诺布家报信，谁知赤门·索南诺布早已得知此事，已去哲蚌寺躲避，我落人一步，羞惭万分。

一天，摄政王侍卫处传令，将藏军司令顾问孜本龙夏召去，

免了其职，在令其脱去官服时，听说孜本龙夏从鞋里拿出一张字条吞咽了。在检查另一只鞋时，发现一张纸上画有一幅诅咒轮，上面写着“镇压噶伦赤门·诺布旺杰！”字样。

龙夏·多吉次杰被押在布达拉宫“夏钦角”监狱，并将法器保管僧官钦热塔青、僧官土登格旦、江金公子索郎杰布、俗官噶江·丹巴、俗官查困巴、俗官门热瓦、警卫团营长恰巴公子旺钦玉拉、噶雪巴·曲吉尼玛等逮捕入狱。在由秘书长钦热旺秋、孜本鲁康巴、藏军司令堪穷丹巴加央、藏军司令朗噶·旺秋塔青等4人组成的审问组共同审讯时，噶雪巴·曲吉尼玛当场站出揭发了龙夏·多吉次杰的种种罪行。审讯结果，决定将龙夏·多吉次杰挖除双目。在报告呈给摄政王热振时，由于他本人是比丘僧，截割人身器官与教理不合，故由司伦朗顿·贡噶旺秋批准，将龙夏·多吉次杰的双眼挖去。江金·索郎杰布、恰巴·旺钦玉拉、杰卡郎巴、查困巴、钦热塔青、土登格旦等被流放到边远的各宗谿，拉鲁公子次旺多吉和噶江被撤职，噶雪巴·曲吉尼玛被宽大释放。凡在奏文上签了名的官员，均由译仓（秘书处）提审，对堪穷级官员各科罚黄金4两，五品级官员各科罚黄金2两，一般官员各科罚黄金1两。我时任“草官”，也被科罚黄金2两，藏军司令堪穷丹巴加央虽未加入该组织，实际上在如何向摄政王呈禀奏文等问题上，曾与他密商，但这次他却成了审讯组的成员，其中必有阴谋。

朗顿被解除司伦职务

热振摄政王同司伦朗顿·贡噶旺秋之间产生了矛盾，热振摄政王在噶厦提出辞职要求，说：“吾年纪较轻，又无实际经验，无力胜任教政两务之重担。再者，属下多不从吾使唤，愿辞去摄政职务”等等。噶厦一再请求其不要提出辞职，并以全体僧俗官

员、三大寺堪布名义立约为据，保证今后愿听从一切指令，不得相违，事始消弭。嗣后，摄政王热振出尔反尔，处处对司伦朗顿·贡噶旺秋冷嘲热讽，又提出辞职要求。故此，噶厦和西藏全体僧俗官员会议对全体官员和三大寺堪布一一进行信任签名，司伦朗顿·贡噶旺秋也被要求签名。

1939年（藏历土兔年），噶厦收到去青海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格吾仓活佛来电，召集全体官员会议研究灵童认定的各项问题时，三大寺堪布提出建议说：“我们对司伦尊下无什么话可说，摄政王在执掌政教方面如有所不便，我们可去摄政王处问个明白。”与会者大多数还没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便跟同其他代表一起拥到了热振拉章。大家向热振摄政王禀奏说：“摄政王在执掌教政大业上似有不便，乞求能明言赐教。”摄政王热振仍以年轻无知为由，坚持原意，与会者立即跪拜再三乞求明言。热振始开口说出心里话：“以往历届摄政王均无设助手之先例，而唯独我任摄政王时，却由司伦朗顿辅佐，遇有不是之处，都落在我头上，还是辞去的好。”会议代表一致表示，关于司伦朗顿一事由会议解决，乃乞请热振继续执掌摄政大业。于是与会者退下，直奔大昭寺门庭楼上开会商议对策。三大寺堪布以司伦朗顿·贡噶旺秋不尊重摄政王等种种罪名，要求惩办治罪。其他与会者提出了一些温和的意见，经讨论，决定解除朗顿·贡噶旺秋的司伦职务，念及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属，给予“卸职司伦”之空名，维持原有薪俸。最后将盖有四方（全体僧俗官员以及三大寺堪布）印章的会议议定书呈送给噶厦。诸噶伦到司伦朗顿之官邸，向朗顿出示四方印章会议议定书后，告诉他从即日起不必前去摄政处办公。从此朗顿·贡噶旺秋的司伦职权被解除。

从青海迎请十四世达赖喇嘛 入藏并举行坐床典礼

在青海省当孜地方出生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拉莫顿珠，与从山南曲科杰神湖中发现的藏文字母“阿、噶、玛”三字的幻影所预示，与神佛预言均相一致，灵童灵异卓著。但为了证实拉莫顿珠是否是真正的灵童，将“乃穹”神汉洛桑朗杰邀请到摄政王热振私宫的内卧室里，令其降神预示。当地方政府译仓（秘书处）的秘书长正要准备宣读请问书时，“乃穹”神汉一把夺过请问书，插进戴在自己头上的神帽边上，有条不紊地说出了“青海当孜地方出生的拉莫顿珠是真正的灵童；重要的是想办法做好汉区工作；此事暂要保密，不可外传”等三句预言。很清楚，达赖灵童早已内定稳妥，只不过在大家面前做了一个表面文章。神佛意见一致，在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会议上，全体官员作出了用生命财产担保、不向外泄漏的决议。

嗣后，地方政府便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和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请求准许迎请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拉莫顿珠至藏供奉。国民党中央政府欣然应允，但却遇到了马步芳的多方阻挠和刁难。最后议定西藏地方政府以40万英镑之价赎买灵童至藏，并负责为青海塔尔寺无偿地赠送一套熔金手写《甘珠尔》大藏经。为保证协定不发生变化，马步芳暂将僧官洛桑次旺留作人质。格吾仓活佛等一行将达赖喇嘛灵童妥善迎请进藏。摄政王热振向全西藏僧俗民众宣布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已寻明无误，并已决定迎请来藏供奉。于是地方政府先后派人前去迎接，在岗地方的堆廓滩专设行辕，举行了庆祝大典。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来藏后，在未举行坐床典礼前，暂在罗布林卡的格桑颇章宫下榻。

青海马步芳为了预防赎买十四世达赖的40万英镑不致落空，

让西藏地方政府在西宁设立办事处，名曰为密切联系。地方政府同意后，任命我和僧官多吉平措为驻西宁办事处正、副处长。但后来因达赖灵童已迎请至拉萨，赎金也已付给马步芳的官商康副团长，故我二人经活动后未去西宁。至于被马步芳留作人质的僧官洛桑次旺借口去甘肃夏河治病获准，在夏河居住一段时间后逃回拉萨。

1940年（藏历铁龙年），国民党中央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来西藏，参加了在布达拉宫举行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的盛大坐床典礼。

嘉奖寻找灵童的有关人员

噶厦政府召集小范围全藏代表会议，就应否嘉奖寻找灵童的有关人员格吾仓活佛、雪尼·凯墨公子索南旺堆、那曲头人钦热旦增（僧官）、随行人员洛桑次旺（僧官）等进行讨论时，哲蚌寺杰巴堪布益西久乃首先说，能够正确无误地寻找到达赖喇嘛的灵童，归功于摄政王热振活佛在曲科杰观海后的正确预言，成绩卓著，应该嘉奖。之后，三大寺的堪布纷纷说，摄政王热振活佛贡献颇大，应该赏以规模可观的寺属庄园，还应维修热振寺等等。色拉寺堆巴堪布加措森格还提议应给热振摄政王奉献宗谿50处。僧俗官员代表洛桑扎西（僧官）、经书管理官阿旺塔巴、代理孜本鲁康哇、孜本夏格巴·旺秋代典与我商议后，由代理孜本鲁康哇提出，“至尊全知（指达赖喇嘛）的认定工作完成后，理应依照先规，向经师摄政王奉献宗谿，但如果我们献出50处庄园，显然是仆人拆主人的台，还有摄政王热振拒收而怪罪下来的危险。不如由三大寺和僧俗官员收集相当规模的现金送上为好。”鲁康哇这一席话，在全场争论激烈。台基穹然巴对如何嘉奖一事作了长篇讲话，其中说道：“有了成绩后，大山吃不饱，大海喝不

足啊！”话音刚落，色拉寺堆巴堪布坚赞森格立即站起来质问道：

“你有什么证据指控热振摄政王是大山吃不饱，大海喝不足呢？”两人激烈争吵。会议最后决定，或给热振摄政王奉献既不使政府受损，也不会遭别人反对的一定数量的俸地；或由政府出资修缮热振活佛的驻锡地热振寺；或公积相当数量的现金奉送之。会议通过了上述内容的《决议书》草案，会议主持人宣布了次日前来缮写《决议书》的6名僧俗官员的名单，以及次日三大寺各派堪布代表1人将寺庙公章送来的通知，会议结束。第二天，除7名僧俗官员、三大寺代表以及前来缮写《决议书》草案的6名工作人员外，代理孜本鲁康哇也主动前来参加会议。大家到齐商议后，将犒赏格吾仓活佛的两份决议书草案由仲译钦莫和孜本交工作人员誊写。对嘉奖热振王功绩的《决议书》草案迟迟未交誊写，他们交头接耳地商量了一阵之后，秘书长青热旺秋大声问到：

“昨天大会上公众一致讨论通过的决定，孜本噶雪巴又提出要进行修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色拉寺堆巴堪布坚赞森格回答：

“望请按孜本大人的意愿办理！”这时秘书长青热旺秋和誊写决议书的6名工作人员一致呵斥了堆巴堪布，最后仍按原决议书草案交与誊写，加盖4枚公章后呈报噶厦。

不久，那曲三十九族群众向噶厦政府控告藏北总管琼然巴敲榨勒索藏北牧民百姓极甚。噶厦成立4人调查组（秘书长群沛土登和洛桑顿珠、孜本谢林公子和噶雪巴）负责查处。但由于琼然巴无视传讯，无故拒绝到场接受查问，惹恼调查组，随即派藏军警卫代本的扎拉丹增营长率士卒若干，强行逮捕琼然巴，关入牢房，其财产也被查封。布达拉宫知宾代表查抄琼然巴的家属时，发现一份《告达赖喇嘛、三大寺代表、全体僧俗官员书》草稿，大意是说，办公事私人落难，实难应传受审……等语。此草稿由噶章·丹巴进行过修改，噶伦·彭雪也修改过数字。后来，将琼然巴严刑鞭笞后，令其倒骑黄牛绕八廓街一周，被流放到后藏宇妥县。

噶章·丹巴也被流放到山南地区桑阿曲林宗。

噶伦·彭雪巴·次旦多吉涉嫌此案，极有可能被撤职处理，于是黑夜秘密去噶伦喇嘛·旦巴加央府上，央求他向摄政王热振说情，不要撤销噶伦职务。噶伦喇嘛·旦巴加央向热振摄政王禀奏说，彭雪·噶伦熟悉政府工作，学识渊博，十分能干，此次请不要撤职。最后，彭雪·噶伦被罚10两黄金了事。在噶厦，由于彭雪·噶伦对噶伦喇嘛·旦巴加央唯命是从，推崇备至，故噶伦喇嘛的影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热振引退，达扎代摄政

1940年（藏历铁龙年），摄政王热振活佛向噶厦提出，由于神佛一致预言，将有灾难降身，威胁生命安全，需要修行禳灾，故需辞去摄政王职务。已商定由经师达扎活佛代理。噶厦就此召集全藏僧俗民众代表大会征求意见。会上无人提出反对，一致通过。1941年（藏历铁蛇年）藏历新年，热振经师达扎阿旺松绕·土多丹白坚赞升任摄政王。达扎摄政王家庙出面以厚礼酬谢卸任摄政王热振，并筵请和犒赏了热振家庙所属的大小人员。但是，当卸任摄政王热振返回他在藏北的寺院时，身为摄政王的达扎活佛竟未表示任何欢送之意，致使热振家庙中的主要负责人十分气愤和不满，甚至颇有懊悔之意。据说热振与达扎之间的不和也始于此时。当时社会上很多人认为，现正值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剃度授戒之时，卸任摄政王热振总有什么不敢向达赖喇嘛授戒的亏心事而躲避，他狡猾地先将政权让给达扎活佛，企图三年过后，重新收权。根据以往惯例，摄政王只有自己辞职的权力，而无任命他人担任摄政王的权力。谁担任摄政王，要由全藏会议讨论选出，禀报皇帝批准后才能执政。从事实分析，热振其所以私下任命达扎任摄政王，大概认为达扎活佛时已69岁高龄，其家庙势力又很弱小，

再过三年后不难收回政权。热振担任摄政王期间，曾逐渐加强了西藏地方与内地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而达扎执政后，少数上层分子充当了英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其唆使下，妄图把西藏从伟大祖国中分裂出去，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43年（藏历水羊年），在帝国主义的策划下，达扎摄政王命令噶厦政府成立了所谓“外交局”进行联系。噶厦政府竟然发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的负责人必须通过‘外交局’才能与西藏政府发生关系”的命令，后由于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这一阴谋才未得逞。

1944年（藏历木猴年）某日，热振呼图克图来到拉萨。当时社会上流言四起，说“热振活佛是来收回政权的……”；“达扎摄政王已下命令，暗中派人监视僧俗官员中有谁去热振家庙联系，故而贵族中无人敢去热振家庙”；“卸任摄政王热振向达赖喇嘛行了禀到礼后，路经达扎摄政王卧室时，与达扎会了面，当他提出收回政权的问题时，达扎摄政王手捂着耳朵装聋作哑，未作回答”等等。热振活佛在拉萨居住的一个多月内，亲眼看到自己过去所培养起来的一些上层当权者们，都倾向了达扎方面，于是在向达赖喇嘛辞行时，表示欲返热振寺，并在他自己敬祝达赖喇嘛长寿的诵经会上十分忧愤地说：“由于达扎摄政，竟没有一个僧俗官员敢来帮帮我热振。”后来大卓尼强巴曲桑和尼仲阿旺朗杰对我说：“卸任摄政王热振为达赖喇嘛献诵长寿经，因为热振寺的人员不准去佛座的卧室，也无这方面的经验，所以请您负责协助一下。”于是我受他二人的委托，帮助热振活佛完成了诵经活动。当晚，热振寺的司库扎巴坚赞带着一包酥油等礼物来到我处说：“佛爷前几天就让我来送礼，因事未能顾上。今天亲自帮助诵经活动，佛爷十分感谢。”第三天，我带了点礼物前去送行，热振活佛对我说：“过去我提携的贵族不少，但现在用得着的一个也没有。过去我没有给您什么好处，但您这次帮助诵经会活动出

力不少，很谢谢您。我已叮嘱弟弟，让寺院向您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也希望您今后一如既往，多支持我们。”我说是主动来帮忙的，并表示今后将为热振寺效劳。

日后卸任摄政王热振与达扎之间的矛盾日趋紧张。热振活佛派阿图普和拉噶鲁二人以经商名义，直奔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求勒令达扎摄政王将西藏政权归还热振掌握，如达扎不听命令，请派飞机来藏支援，等等。国民党中央政府接受请求，正准备电报责成全藏代表会议，将西藏政权交由西藏人民拥戴的热振活佛执掌时，因达赖喇嘛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堪穷·土登桑布得知此情，立即电告噶厦。此时，一名康巴人给尼仲阿旺朗杰家里送来一个小木箱，说是昌都总管宇妥老爷送给达扎摄政王的，请管家更登暂为保管。康巴人走后，尼仲阿旺朗杰的管家更登擅自将送给达扎摄政王的小木箱打开，不料一声巨响，箱内所装手榴弹爆炸，人员伤亡。摄政王达扎和4个噶伦研究，认定此事乃热振所为，决定立即逮捕卸任摄政王热振。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和噶伦拉鲁·次旺多吉二人率藏军官兵200人，于当晚秘密出发去藏北热振寺逮捕热振；噶伦·噶雪巴·曲吉尼玛去藏军警卫团进行部署说，色拉寺“且”僧院喇嘛如图谋不轨，立即以武力消灭之。自己并担负起临时藏军司令的职务；在布达拉宫前后围城的正门、东门、西门等都部署了藏军及部分僧俗官员。

次日，热振家庙被查封，热振扎莎坚白坚赞等热振家庙的主要工作人员均遭逮捕。热振远方亲戚益西楚臣主仆4人从拉萨出发赶往出事地点热振寺报信，路上遇阻未能赶到，只好在热振河南岸躲藏起来。噶伦索康和拉鲁将热振活佛逮捕后，先由索康将其押至达隆地方等候，噶伦拉鲁留下将热振寺查封，并令藏军警卫团罗桑班长选藏军20名留守热振寺。二噶伦会合后，将热振活佛解押到拉萨，关入布达拉宫东侧的牢房，命僧官格桑阿旺和梅如·图登尼玛看守。后又改换为僧官益西土登（绰号尼泊尔人）